



书籍,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。住宅里没有书,犹如房间没有窗户。

——威尔逊



读书笔记

知识和命运之间,还有一样长期被我们忽略的东西,就是见识。

能改变人生的是见识

■郭华悦

什么能改变一个人?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的是:知识。所以,很多来自寻常之家的莘莘学子们,努力学习,就是希望有朝一日,能鱼跃龙门,靠读书改变自己的人生。

这样的想法,无可厚非。但如果读了吴军的《见识》一书,我们就会发现,努力学习获得知识,与改变命运之间,不一定能画上等号。因为知识和命运之间,还有一样长期被我们忽略的东西,就是见识。

当今社会,有一些人认为,读书无用。读书无用论,或者说知识无用论,能有一定的市场,通常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——对于富二代们来说,不读书,照样能拥有充裕的物质生活;而对于指望通过读书或知识来改变境况的人而言,却常常发现,仅仅拥有了一些知识,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地改变人生,这也让知识无用论看起来似乎有

合理之处。

而吴军在《见识》一书中提出,能改变命运丰富人生的,其实是见识。这也就解释了,为什么有些人努力读书,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,却始终无法如愿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因为,知识与见识无法直接画上等号。拥有了知识,不等于就提高了见识。唯有将知识,转化提高为见识,才能改变人生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,有些人认为读书无用的原因。因为这些人将知识与见识,画上了等号。而吴军则告诉我们,两者之间有联系,也有区别。知识,是见识的储备和基础。学习知识,丰富知识,这是第一步。但仅仅如此,还不够。在拥有扎实的知识储备的基础上,用知识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,提高见识的能力,从而才能将知识与读书,转化为一种看待事物的思维能力,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。

正如作者所言,人的命运受限于见识。命运的改变,首先要有见识的提高。见识,是对知识的总结与提高,也是知识的目标。人们读书,学习知识,最终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思维,从而能从不同的角度,发现事物的另一面。

这也是我们中的很多人,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,常有的一个误区——认为只要努力学习,认真读书,改变人生这事儿就会水到渠成。其实,这并不完全准确。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,这是必须的,但同时,也得将知识储备,转化为思维能力的提高,才能将知识对人生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当你发现,生活中的很多事情,不尽如人意;当你发现,尽管自己很努力,与别人的差距却依旧越拉越大,那么,不妨看看吴军的《见识》这本书,让知识与努力,转化为见识,也许便能开辟出人生中另一片不同的风景。



读后

他们都接受了高强度的劳动,换来的,是他们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。

青春,从未有遗憾

——读《青春的足迹》

■应红枫

前不久,拜读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青春的足迹》,书中收录了100多位当年上山下乡老知青的回忆文章,每一篇文字都朴实而真切,字里行间看不到对青春岁月的半句遗憾,更看不到一句抱怨。

以苦为乐,苦中求乐,正是当年知青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。曾到北大荒插队的浙江舟山知青陈建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有一次风雨大作,用松木、芦苇、茅草盖成的伙房被掀翻了顶,芦苇、茅草全湿了,呛了一屋烟也烧不开一锅水。后来一机良知青拎来一桶机油,捧着一堆破布烂衣,才让火苗舔上锅底,总算使大家吃上了一顿面疙瘩汤。到了中午,雨还在下,草房顶上直漏水,炊事班只好演一出雨天野炊。哈尔滨的知青小高,手执雨衣,望灶口添草加油;

上海的知青小金一手举伞,一手拿着饭铲翻动面饼;舟山知青小施身穿雨衣,案板上方悬挂一件雨衣,飞快地擀面饼。油香、葱香、面香钻出草房,飘向荒野……

到农村、到边疆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,他们付出的不仅有宝贵的青春年华,有一些人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像杭州知青陈刚烈士,在黑龙江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,而瑞安女知青彭丽华、何爱莲、木元宵、吴月云、重庆尚等,也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松花江上……

每一位下乡的知识青年,他们都接受了高强度的劳动,换来的,是他们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就像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》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: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,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,出血。他就把衣服脱下来,垫在肩膀上。垫得薄了,不管事儿,

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;垫得厚了,使不上劲,扁担又容易滑下来。没过多久,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,就不怕扁担磨了,也不用垫衣服了。夏天,太阳毒得很,天气干热,近平身上都晒红了,之后又蜕皮……

他们奋斗过,付出过,褪尽铅华,回望岁月的过往,他们在喧嚣和浮躁的俗世中沉淀出一份素净的心情,那些艰难负重甚至酸涩的记忆,也凝结成为了一份难得的人生财富,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寄语青年时所说:“青年时代,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,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。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、挫折、考验,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,用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启迪人生,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。”因此,《青春的足迹》是一本值得青年人读一读的书。



序与跋

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、情感和想象,你唤起眼泪和激情、关注与猜测。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。

好的故事

■王蒙

我听到过不止一位写小说的前辈、同行、后生说过,写小说与娶媳妇一样,是年轻人的事。还有人以多少多少年纪以后再不写小说,表达自己的适可而止,清凉明智。还有位说老了以后,一想到写小说,烦。

但是去年底看到比我大五岁的号称九秩高龄的徐怀中的长篇新作《牵风记》,新年伊始,又看到七十大几的冯骥才的长篇小说《单筒望远镜》。我自己呢,在《上海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地中海幻想曲》,在《人民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生死恋》。我,对不起,虽然这样说涉嫌嘚瑟,我好像掀起了一个写小说的小高潮,恋完了,曲完了,我立马投人非虚构小说的经营,现

在,这篇文稿在我的电脑硬盘里猫着。

我对人说,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,你写起了小说,你的每枚细胞都要跳跃,你的每一根神经,都要抖擞,不写抖擞,写成哆嗦也行。

大冯回答说,写小说的时候有一种成了仙的感觉。

是的,模写也罢,纪实也罢,你在创造一个世界,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、情感和想象,你唤起眼泪和激情、关注与猜测。当然,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。

每次与每次都不一样。6年前《人民文学》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写山村农民的小说,他们的一位编辑接到同学来信,说你们怎么敢用与王蒙的名字相同的名字标注作者。他们没有想到我也写农村。这次呢,一位朋友告诉我,如果把《生死恋》的题名

放到一大堆小说名目中让她猜,费尽洪荒之力,她也不会想到王蒙的小说起这样一个标题。

我的责任编辑说,她已经把王蒙列入可以开拓出新领域的青年作者名单以内。

王蒙老矣,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。王蒙衰乎?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。毕淑敏告诉我,日本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老。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,书写到老,敲击到老,追求开拓到老。我还喜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名言:“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。”我喜欢这句话,虽然全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的引用是注释我的意思:就是说,包括悲哀与失落,种种经验都可以得到文学的滋润,发芽,长叶,开花,结果。让文学滋润普天下的人生吧。



寻访最美书店

纯真年代: 杭城民间文化地标



在杭州,说起纯真年代书吧,爱好读书的人并不陌生。这家在西湖边保俶塔下宝石山半山腰的书吧,自2000年9月28日开业以来,深受国内文化人与文学爱好者喜爱,被誉为“杭城民间文化地标”,至今已接待国内外宾客几十万人次。

纯真年代是杭城第一家提出书文化和吧文化结合概念的文化空间,从西湖断桥沿着著名的北山路走,左边是西湖,右边是民国大宅,有一条200多级台阶的上山路,慢慢拾级而上,就能看到纯真年代书吧,继续上行——保俶塔就在20米之外。

“纯真年代”招牌,是艺术家韩美林所写,迎客对联则是莫言题词。书吧提供咖啡、茶饮、小吃、西点、套餐、中餐等美食,图书数量在6000种以上,以文学和历史为主,其中,拥有不少作家签名本。

一直以来,纯真年代书吧以提供高品质、多层次的文学、文化沙龙来践行对“悦读”的守望:作家见面会、读书会、学者讲座、影视沙龙、亲子课堂、旅行分享会、小型音乐会等,全年每个周末基本不间断的活动,让人们相约这里,碰撞心灵。

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



书事

曝书记

■包光潜

即将告别悠闲自在的小暑时节,养精蓄锐的乡民突然迎来了最忙碌的一天——六月六,而且都是围绕着一个“晒”字忙得团团转,譬如晾晒富余的蔬菜与山货——干菜薹,霉干菜、干笋子,干蘑菇等。

穿袈在六月六的村庄,陡然有了某种节日的氛围——其实,它真的是一个节日,麒麟眼人叫晒霉节。晒霉却未必闻到霉味儿,实乃一种约定俗成的盛事。在红红绿绿的风景当中,也有特别显眼的,或与众不同的,那便是晒书。

一个村庄里,看到晒书的人,他便是这个村庄的灵魂,这个村庄也因此沾上了文气,或叫文化。文化是由文化人渲染的,更是文化人传播的。渲染也好,传播也罢,未必是奔走相告,而是潜移默化。

譬如沙滩村有一位老秀才,他几乎足不出户,却能知晓天下大事,还能预测将来。有一年六月六,我路过他家门口,清癯的老秀才窝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,捧着一本破旧的线装书,之乎者也,念念叨叨。他的身边晒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书籍,大小大小,厚薄薄薄。稀奇在于这些书籍不常见,一年只拿出来晒一次。古怪的是那些书名,譬如《通灵录》之类。老秀才每隔一段时间便起身,拿起斜靠 in 藤椅上一根有些年头的竹竿,慢腾腾地行走在书籍当中,一边用竹竿轻轻掀动暴晒有声的书页,一边趁机读出里面的某段或某句话,似懂非懂,沉浸其中,似为然,却不以为然。路过的人出于礼貌或客气,少不了打个招呼:“老先生,晒书啊?”老秀才双腿杵在那儿,仿佛跟地面较着暗劲儿,慢慢地歪过脑袋来——我真担心,那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会掉下来!他怪声怪气、一字一顿地说:“我、在、曝、书!”后来,我才知道曝书就是晒书,因为我已经掌握了“一曝十寒”含义。

老秀才似乎离群索居,却又活在乡民的心目中。大凡村子里的红白喜事,或遇上官司、诉讼什么的,都少不了请老秀才出面的。老秀才表面上古怪,其实不然,有请必应。据说老秀才作古后,许多乡民自发地前往墓地送行,仿佛送走了一个时代。

我起初装模作样地曝书是受了他人的影响。一是本村的土郎中袁开成,他每年在他老婆晒的红红绿绿当中,摆上几本破药典,风一吹,页面上就现出

几株草本画来。二是我小时候在九华山下的一个旧寺里,看到一位身着破袈裟的僧人,一本正经地曝经书——它们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,越靠近它们,越神秘,记得上面全是一些我不认识的繁体字,即便猜对几个,也是读不懂的。回家后,我也找出简易书架上的几本书,除了一直珍藏的《封神榜》以外,还有父亲生前留下的样榜戏,譬如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,剩下的只是一些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连环画儿。它们是我小时候的全部的精神食粮,每个汉字都是零食,包括它们的偏旁部首。

曝书的习惯一旦养成,自然有了一种魔力。书越买越多,每逢六月六,我便鬼使神差地将所有书籍搬到朝阳的地方暴晒一整天。奇怪的是,每年的六月六都是晴天,好像从来没有下过雨似的。我将所有书籍从房前搬到屋后的空场,左侧是农家菜园,阳光充沛,毫无遮挡。我搬来所拥有的桌椅板凳,书籍一本本地摆好。然后再取来一把小竹椅,我落座于芭蕉丛的阴凉里,要么闭目养神,倾听书籍在阳光下的喁喁私语,要么也像老秀才一样,捧着一本书,似读非读,主要是满足那种曝书的氛围。如果不是星期天的话,定然有一些学生前来围观或张望,啧啧不已。乡村的孩子纯朴,懂事儿,他们一般不会提出非分要求,譬如借书。但有一次例外,有一个初三毕业班的女生——我教她化学,她的化学成绩也挺好——她看到一本杨雪的诗集,随手翻阅,然后问我能不能借她读几天。按理说,我应该断然拒绝的,因为离中考只有十多天时间了。当时,我似乎没有犹豫地应允了。她欣喜若狂,羞着答答离去。这本诗集,她至今没有还给我。或许她真的忘记了。但愿这本书还在。

进城以后,住平房的那些年,我依旧坚持曝书,如法炮制,乐在其中。时常听到驻足观望的人说,难怪包老师穿着那么朴素,原来钱都买书了。我因此得到某种满足。

后来我搬进了单元房,住于高层,房子坐北朝南,冬阳入户,炎夏室内反而没阳光了。如果曝书的话,就得把所有书籍搬到楼下,还要选择好的地方,说不定就干扰了别人的生活。问题在于,这些年来拥有的书籍也实在太多,楼上楼下的来回搬运确乎不便——兴师动众,不如罢了。真的对不起啊,我的书籍!



■黄东光

继《日子疯长》之后,集出版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作家于一身的龚曙光,以一部游历海外的随笔集《满世界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)再度发力。全书用寻根的视野和对文化的探求,记录下了他对世界、对生命、对灵魂的系列思考。

游历中,龚曙光敏锐地感受着异域的风情,探究着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,以夹叙夹议的方式,记录下了人类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坚实路径。旖旎的自然风光,现代化的城市高楼,宁静的乡村田园,不单映照着家国的兴衰荣辱,镌刻着时代的沧桑

巨变,也在无声地叙说着历史的久远,缅怀着古老文化的厚重。以一种悠然的心境,跟随龚曙光的脚步,去会一会心仪的世界,不经意间,巴黎的奢华,伦敦的典雅,日韩文化的传统与极致,踏着缕缕烟云款款而来……

摊开《满世界》,字里行间有探求、有拷问。笔力所致,时代的风云,历史的存照,文明的递进,文化的传承,无一不跃入眼帘,牵引着绵绵的思绪,构成了龚曙光笔下旖旎的世界。面对浩瀚的东西方文化历史版图,他总能从中读出深意和新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龚曙光在游历异国

时,还用相当的篇幅,描绘了海外华人漂泊异乡的真实图境。从既难融入当地生活,又不想回国迁就的阿紫夫妇,到身陷婚姻泥淖行同陌路的阿紫夫妻,再到因精神寂寞,极力要从多伦多搬回国内的阿力。龚曙光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,深入华人内心世界,描画了大洋彼岸的精彩,也披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无奈。这种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现实尴尬,无疑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我们,越是民族的,才越是世界的。守住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本,才能真正融入到世界文化的宏大体系中,与其他民族真诚相对,与世界和谐相处。